

臺灣閩南語

短篇小說社會組第一名

Nah 鼻仔菊

真濟代誌攏愛經過時間洗盪，智慧成熟了後才知影原因，親像 nah 鼻仔菊出現佇我 ê 性命中就是一个例。

伊啥物時陣來到阮庄 ê，我毋知，總是有遐 ê 老芋仔來佇遮駐防，伊 tō 來矣，因為伊嫁一个老芋仔翁。彼站我猶閣細漢，差不多是民國六十幾年讀國小 ê 年紀 niâ，阿母引小工，因為工課勢做，主家定定交代伊去發落工仔，所擺厝邊 ê 嬸仔、姆仔我攏熟似，嘛是佇彼陣開始會聽著 nah 鼻仔菊 ê 風聲。

Nah 鼻仔菊 ê 本名叫陳菊，挂好恰 tsín 大高雄市長全名，毋過 hiang-sî 猶閣咧戒嚴，便若是反對國民黨 ê 攏 hóng 叫做「黨外 ê」，報紙袂報有關 in ê 代誌，阮嘛毋知彼个陳菊是生做圓抑是扁。閣再講全名無全命，人彼个陳菊智識懸、有學問，阮庄 ê 陳菊毋但是青盲牛，閣定定替厝邊頭尾製造飯後 ê 笑談。

阿母予遐 ê 查某工尊稱「班長」，所擺主家會將工錢交代阿母去發。彼下晡有落雨，有人佇禾埕遐咧喝：「Suà 太太，Suà 太太敢有佇咧？」阮姓蔡，毋是 suà，我毋知外口 ê 人咧喝啥，做我寫我 ê 宿題。

「Suà 太太，我 ê 工錢先予我啦！」伊佇外口一直喝咻，連隔壁 ê 二姆、九嬸仔攏走出來看，才知影伊欲揣阿母。

「歹勢啦，我 to 欲去 sài-sî-á 買 sài 無錢，毋才著來共 Suà 太太提我 ê 工錢。」伊那講那 liù 雨幔帽仔，我親像看著妖怪全款，規个人 tsuânn-á gāng 去。人叫伊「nah 鼻仔」其實是「抬舉了她」，因為伊 ê 鼻毋但 nah niâ，根本就是無鼻，喙脣佇人中遐有 pit-sûn 過紲 ê 痘，因為無鼻肉，2 个鼻空就若親像牢佇肉餅中央 ê 2 粒釋迦子。

我 tsīng 有目睭毋捌看過遐 bái ê 人，檢采有去著生驚。彼暝等袂赴阿母轉來煮暗，我就規个人發燒，倒佇眠床頂一直陷眠。我夢著我行佇一條 iap-thiap 暗耗 ê 路，一四界是暗眠摸山貓，四箍圍仔有聽人聲煞無看 e 人影，我一直叫：「阿爸...阿母...」無人應我；我閤叫阿兄阿姐 ê 名，嘛是無人插我，雄雄面頭前 tshiō 過來一逝光線，有人咧叫：「Kín 仔，Kín 仔！」我歡喜甲從過去，「嘩，鬼啦！」哀一聲，tsuānn-á 吼出來，原來提燈仔火 ê 母是別人，siānn-siānn 是 nah 鼻仔菊。

就按呢我精神起來，一直吼，一直吼，原來我已經昏死佇眠床幾若點鐘矣。阿母看我精神，趕緊 lā 冰角摻烏糖予我啉，閤用澹面布佇我 ê 身軀一直拭。

「敢會是去卡著歹物仔？若無，下晡放學轉來都閤好好咧。」講話 ê 是躡佇大厝身正手爿 ê 二姆，伊有老歲仔目，平常時仔毋甘開電火，攏愛坐佇戶模遐綉衫，有當時仔會編竹 bih 仔。彼工下晡我放學 ê 時，伊有叫我共伊穿針。

「凡勢是著痧啦，阮黛 - 仔有講伊看著恁 Kín--á 規中畫攏佇運動埕咧薅草、挽花。」九嬸仔有讀過冊，便若講話就有彼種智識份子 ê 氣口。

「抑是欲 tshuā 去 hōng 收驚？」真罕得佇厝 ê 阿爸，越頭問阿母。

我猶是一直哭，因為神魂閤留佇夢中 hōng 放揀 ê 情境。

「你這個囡仔嘍，你下晡轉來是閤走去 tueh？有去墓埔遐無？」看阿母遐爾歹，我哪講會出喙，干焦知影哭，路尾煞吼甲 tshé-khuī。

阮學校 ê 邊仔有墓埔，若對遐迴細條路會使較緊轉來到厝，若行大路就愛踅真遠，雖然校門頭前彼條中山路車有較濟，毋過老師猶是希望阮會使行大路轉去。囡仔人生成有較好膽，tshiang-tsāi 無共大人 ê 交代圓佇心肝內，全款迴對墓埔彼條路轉來。路尾是風聲有人佇遐放符仔，閤有人去 tshiang 著 oo-nih (鬼) 煞來 nōo--sín，才漸漸無人敢行倚去。

凡勢是阿母 ê 話予阿嬸想著，伊共阿母講：「敢會是予 nah 鼻仔菊驚著，伊下晡有來欲揣你提工錢，干焦這個囡仔佇厝！」

「Hiòh 啦，定著是予伊驚著 ê 啦，我就咧共嚷咧，講你倚家佇遮，敢會共 làng-káng，哪著遐生狂欲提工錢？」繼落二姆閣共阿母講：「若真正是予伊驚著，你 tō 趕緊去 in 呪討衫仔裾水轉來予啉，看會較好勢袂？」

阿母聽著，真正去碗櫥仔提一塊碗，貯半碗白滾水，半走半從，逐去 nah 鼻仔菊 in 呪討衫仔裾水轉來予我啉。

庄跤所在一向攏較厚 khiàn-síng，智識猶未遐開，有啥物症頭攏毋甘開錢看醫生，囡仔人厚沙屑，三不五時 hóng 驚著、予人 ê 公媽問著，除了卡著歹物仔愛去壇裡收驚，若是較細層 ê，in 相信「衫仔裾水」會使予人 ê 元神恢復。甚且是紅嬰仔暗時毋睺嘛吼、定定起無 khang--ê，便若挽 7 種會結子 ê 花，親像雞髻、芙蓉、玫瑰、指甲花……俗茉草用水燃過 lueh 洗身軀，聽講嘛會避邪。

嘛毋知是衫仔裾水有效抑是彼碗 lā 冰 ê 烏糖水有效，睺一暝，第 2 工我就好 lī-lī，又閣會走會從矣。這件代誌予 nah 鼻仔菊 ê 名聲規个 tshìng 起來，阮庄 ê 查某人攏咧 huē 伊，講伊是「鉸刀片」、「鐵掃帚」，閣講伊 bái 甲死絕，連細漢嬰仔看著伊就會驚甲瘡青屎。

Koh 再講 in 攏躡佇眷村內底，阮遮 ê 人較袂愛和外省 ê 交插，檢采是以早 tú 降服 ê 時，捌予遐 ê 外省兵仔欺負過，所擺做公仔 ê 人會共囝講：「毋通和外省 ê 相交 lau。」做老爸 ê 嘛會共這句話挂起來交代予序細，因為彼个臭頭仔 tshiāng-tsāi 嘛咧喝：「我們要早日反攻大陸，解救大陸同胞。」啥知影 in 遐 ê 外省仔當時會阿婆仔 làng-káng 走轉去大陸，萬不利俗 in 有錢項 ê 瓜葛，驚到時討無，he 就阿婆仔炊粿——倒塌 ā。

對著 in 講欲「反攻大陸」ê 這件代誌，阮是毋捌愬疑 ê。甚且阮嘛真歡喜會使予偉大 ê 「蔣總統」共阮 tshuā 轉去大陸，聽阿爸講彼个大陸偌爾闊咧，無親像咱台灣若鼻屎丸仔。講是按呢

講，干焦鼻屎丸仔大 ê 台灣阮就行猶未透咧，若真正欲綴人去大陸是欲創啥？燒疑罔燒疑，若是佇寫作文 ê 時會曉佇文章尾段寫「我們現在能在台灣安居樂業，都要感謝蔣總統的德政，千萬不能忘了還有許多同胞在水深火熱的大陸受苦，所以我們要早日反攻大陸，解救大陸同胞。」便若按呢寫，作文攏嘛批甲等。

雖罔遐 ê 大人攏會排斥 in 外省 ê，毋過阮因仔人根本就分袂清誰是外省 ê、誰是本省 ê，因為眷村內底真濟查某人攏俗阮講全款 ê 話，干焦有四、五个仔面模仔較烏蓋成阿媽以早講 ê 「傀儡仔」以外，其他 ê 太太攏俗咱人生做全款。而且 in 講 ê 話阮猶是聽有，因為佇學校老師叫阮愛「說國語」，in 講 ê 就是「國語」，毋過若是阿母俗二姆 in 遐 ê 無讀著冊 ê，就會講 in 是咧 inn-inn-ònn-ònn。

我自從淋過衫仔裾水了後，蓋成嘛加足好膽。升起來 5 年，我有幾若個同學攏躡佇眷村內底，因仔人逐項物仔攏會揣伴耍，俗查埔因仔無啥講話，阮就會去揣遐 ê 查某同學。若是較早放學，tshiâng-tsâi 冊揹仔揹咧去同學厝裡寫宿題，因仔人無咧分外省 ê 抑是本省 ê，只要講話會投機，好鬥陣，阮就會接受對方是和阮全一刈 ê。

其中和我上好 ê 是阿春，阿春生了高長大漢，佇阮班，阮攏生做比查埔因仔闊較懸。毋過阮 ê 體型差真濟，伊大箍闊勇壯，我是瘦抽闊薄板。我上愛去 in 呪 tshit 退，in 媽媽肉烏烏，毋過性情真溫純，講話攏輕聲細說。阿母知影阿春躡眷村闊是我上好 ê 朋友，並無擋我去 in 呪 tshit 退，干焦共我吩咐毋通傷倚 nah 鼻仔菊，嘛真好佳哉，阿春 in 踩佇巷仔口，nah 鼻仔菊躡巷仔底，所擺袂經過 in 呪。

6 年 ê 時，有一工下晡，阿春雄雄予老師叫去辦公室，闊用鐵馬載伊轉去。逐家攏感覺真怪奇，就強欲放學矣，是啥物代誌 tō 遐兇狂？轉去到厝，彼工阿母較早放工，伊叫我毋通去阿春 in 呪。

「毋過 he 數學題足歹算 ê，我欲問阿春按怎寫。」

「等恁阿姐放學轉來才問伊，我這馬欲去菜園仔薅菜，你毋通烏白走，跔厝寫字有聽 e 無？」阿母是阮厝 ê 「總司令」，伊 ê 話若聖旨咧，無人敢毋聽。

彼暝 ê 氣氛真怪奇。阿母攏無話無句，九嬌仔佇阿母咧煮飯 ê 時走過來佇伊 ê 身軀邊 tshih-bú-tshih-tshū，干焦聽著 in 咧 nauh 講死幾若个人。食暗頓 ê 時陣，阿母真嚴肅共我吩咐這站仔袂使去阿春 in 呑要。

「為啥物？」阿姐講我自細漢就是「問甲有一枝柄通擰」ê 「問題兒童」，所擺我一定愛共阿母問予清楚。阿母講：「因仔人有耳無喙，叫你莫去你就莫去，問問遐濟欲創啥？」講起來阿母是蓋疼我，雄雄食膨餅，無 ta-uâ 嘴只好恬恬。

彼暝眷村彼爿傳來真悽慘 ê 哭聲，彼種哭調仔我干焦佇彼年阿媽死 ê 時捌聽大姑唱過，而且人哭是有時有陣 ê，彼暝眷村 ê 哭聲是若接管仔賽（接力賽）咧無一時停，厝裡飼 ê 彼隻「庫洛」吹狗螺吹規暝，聽著人強欲起雞母皮。

問阿姐到底發生啥代誌，阿姐嘛毋知。伊國中 3 年矣，當欲準備聯考，知影厝裡無錢，決定欲去考師專，師專無好考，若無較拚咧，到時會無冊通讀。伊講伊 ê niù-suh 袂比我較濟，碗洗好就做伊去讀冊。阿兄嘛有接著阿母 ê 聖旨講這幾工 ê 下昏暗袂使烏白走出去，若無會予魔神仔掠去。

隔轉工，阿春無去學校。伊無佇咧，害我規工攏真稀微。全款躡佇眷村 ê 侯明山講昨昏下晡阿春 ê 爸爸予銃 tuānn 死，是一個顧海防 ê 老芋仔兵痞病夯起來，銃提咧亂使 tuānn，攏總死 5 个人，躡 in 眷村 ê 就有 3 个，其中阿春 ê 老爸死了上慘，銃子正正對頭殼中心 tuānn 過，頭殼髓親像豆花噴甲規四界……。

哪會按呢？阿春 in 爸仔人足好 ê，雖因我聽無伊咧講啥，毋過逐擺我去 in 呑寫宿題若挂著伊下班，伊攏會用伊 ê 手 tê 摸我 ê 頭殼講：「丫頭，要加油啊！」阿春講 in 爸爸是山東人，所以講話較大囁喉空。我本底叫是 in 外省 ê 愛食鴨頭咧，路尾才知影原來 in 共查某因仔攏叫做「丫頭」。In 爸仔漢草真粗勇，阿春就是種著 in 爸仔 ê 體格才會大 tshāi。

平常時仔放學轉去，二姆恰九嬸仔攏會坐佇椅頭仔那揀菜那 píng 喙花，彼工放學到厝，in 又閤佇遐閒閒 gè 雞跤。我夯一條椅條佇埕遐寫宿題，手那寫耳仔那聽 in 咧 huē 呷，才知影原來「猴子」講 ê 無母著，佇林仔邊街仔頭（林邊鄉崎峰村）ê 海防班哨真正發生命案。只是一睜頭死 5 个，予人感覺真意外。蔣總統毋是定定講欲 tshuā in「反攻大陸」？若按呢銃子應該 tuānn 萬惡 ê 共匪，哪會 tuānn 家己人？而且閤是我上好朋友阿春 ê 爸爸？

「就講伊是鉸刀爿、鐵掃帚 ê 命底，註定會剋死翁婿咧，這馬這個『二號仔』死矣，我看是連鞭會四界去燒花嚟…」九嬸仔恰二姆掠準我因仔人聽無，無親像昨昏和阿母講話按呢鳥鼠仔 tshih-bú-tshih-tshū。

「鉸刀爿」、「鐵掃帚」敢毋是咧講 nah 鼻仔菊？原來 in 翁嘛遐歹運 tshiang 著這個意外。予 nah 鼻仔菊驚著 ê 記持已經漸漸袂記得矣，我只是替遐 ê 無辜 ê 人艱苦，哪會遐衰咧，予湧 ê tuānn 死？

「講是思念唐山彼爿 ê 父母啦，七少年八少年就 hōng 拖來做兵，綴臭頭仔來到地頭生疏 ê 台灣，本底叫是一兩年仔就會使轉去，結局拖遮爾久猶無動靜，想厝想到頭殼 nōo--sín 去，毋才會按呢。」二姆上軟心，聽伊 ê 聲有淡薄仔梢聲。

「哪有法度？彼是臭頭仔騙 in，抑毋是咱台灣人騙伊，煞連咱台灣人嘛 tuānn，真正無意思啦！」九嬸仔講甲有一屑仔憤慨。

「是講銃子無生目睭，湧 ê 欲 tuānn 銃敢會揀人 tuānn nih？總講一句嘛是衰啦！」二姆仔憂頭結面，目箍小可仔紅紅。

「無要緊啦，聽講有欲賠一寡，若按呢就較袂死甲遐冤枉。」

「是會使賠 guā 濟？厝裡是閤有序大人恰幼囡呢，放放做伊走，阮弟婦仔閤遐軟汎……」二姆那講那拭目屎。

「哪有法度，阿 to 領頸生瘤一挂著矣毋。」

In 講 ê 話，我有 ê 聽有，有 ê 聽無。總是到大漢了後才知影，原來二姆有一個小弟嘛是佇彼層血案內底死去。我感覺 in 摻足可憐，所擺同學講欲拗紙鶴予阿春 in 老爸，我嘛足認真拗，不而過，喪事辦煞，阿春嘛無來學校矣，聽「猴子」講 in 搬厝矣，可能是欲離開這個傷心所在 ê 款。

我足思念阿春仔，因為我瘦闊薄板，所擺查埔因仔足愛欺負我，便若看我予人欺負，阿春攏會替我報仇。親像有一擺放學了後我去揣阿珠 tshit 退，轉來 ê 時 tshiāng 著阮班 ê 壓霸生藍清潭，看阮挽一堆白色 ê 野花，伊共阮討，阮無愛予伊，伊就 hānn 阮講彼是「死人花」，挽著 ê 人若共花提轉去厝裡，會共厝裡帶觸衰，厝裡包穩會有人死去。

這步真正有效，聽伊按呢講阮趕緊將花擲掉，料袂著藍清潭煞共花斂甲爛糊糊，闊佇邊仔那拍嘆仔那喝：「蔡得錦，屎 to 緊；白痴兼慾面，人清彩講你清彩信。」阿珠逐過去欲拍伊，毋過隨予溜旋去。

我上感人叫我「屎 to 緊」，其實阿爸攏叫我「Gím--á」，毋過毋知是因為做代誌較死趨 nih，煞予二姆恰阿嬸 in 提我 ê 名來創治，攏叫我「緊 ah」，叫到尾仔就真正共「Kín-á」這個名叫牢咧。

第 2 工去學校，藍清潭佇遐四界 iàh 我是「膽小鬼」。阿春下課隨走去揣藍清潭，問：「你說蔡得錦是什麼呀？」「我哪有說？」「沒說嗎？那說了的人才是膽小鬼囉，大丈夫敢做不敢當。」「我本來就不是大丈夫。」「所以你是膽小鬼囉？」阿春倚起來比伊大一粒頭，肩胛加藍清潭一倍闊，因為是外省因仔國語講了真滑溜闊真 lè-táu。

「我才不是膽小鬼，大家都嘛叫她『屎 to 緊』干我甚麼事？」藍清潭 tsìnn 甲領頸筋大細條，毋願認輸。

「嘍～你說方言，我要告訴老師。」原來阿春是彼禮拜老師派 ê 約察，專門負責掠講台語 ê 人，親像「安尼（俺娘）」、「老郎棒賽（老人放屎）」這種若國語闊若台語 ê 話一定會 hōng 罰

錢，藍清潭講一下落勾去就愛罰 1 箍，以早 ê 1 箍偌～大圓咧，會使買 1 枝枝仔冰 neh。藍清潭 in 呪蓋散，閣是單親，in 爸爸一四界去賣草蓆，將伊放予 in 阿媽顧，無錢通交就換予老師用簽仔摃拄數，自按呢藍清潭教一擺乖，佢阮班就毋敢閣聳鬚矣。

總是阿春 in 搬去佗位，蓋成嘛無人知影。

時間過了足緊咧，目一下 nih 我已經國中畢業矣。

彼年我考著一間高職，毋過因為報名彼工坐無著透早 6 點 ê 彼幫普通車，只好坐 8 點 ê 快車，料袂著煞去延著。原來鐵路班接著通知講潮庄段鐵枝路 ê 路基崩去，一堆工人佢遐修理，結局火車慢咧規點鐘，去到學校人 to 已經登記了矣。我考甲遐懸分，煞賸「土木測量」、「汽車修護」ê 志願通好填，而且「汽車修護」閣無括查某 ê，真正有夠衰尾！

教務主任問我欲讀電子建教班無，講電子建教班會使學著電子 ê 相關智識，閣會使共厝裡門趁錢，是袂 bái ê 選擇。Tann 無魚蝦嘛好，總是袂使一逝路遠 lo-lo 轉去厝共阿母講我報無著學校通讀，無予阿母捻頭飼雞母，我才輸你。

新生訓練 ê 時規教室攏是我無熟似 ê 同學，看人攏真熟路，干焦我若菜鳥仔。原來這種建教班是輪調式 ê，總共有 2 班，3 個月佢工場，3 個月佢學校，無歇寒嘛無通歇熱，學費工場會替阮出，佢工場做工課 ê 彼 3 個月有薪水通領。In 攏佢拄歇熱 ê 時就考入來矣，逐家攏有學 2 個月 ê 基本智識，我是一般生考入來 ê，所以無人捌我。閣較害 ê 是阮導 ê 是外省人，外省仔腔真重，講啥我攏聽無半句，伊分予阮 1 張單仔寫真濟欲去工場報到 ê 注意事項，我才知影就猶未讀著冊咧，就愛去高雄 ê 工場做工矣。

俗我全款是一般生報建教班 ê 另外有 2 个，毋過 in 編佢乙班，會使佢 3 個月了後才去工場，我想講家己哪會遐衰，路尾才知影原來編班是用生辰日月去排 ê，我是年頭因仔所擺編佢甲班，真正若啞口 ê 哲死囝，九月初一柱開學 niâ，就綴人行李掂咧去工場蹕。

蹣無 3 工，我就哭無愛去矣，因為工場內底 ê 小姐 guā 囂併咧，對阮這種建教班 ê 學生囡仔喝東喝西，做傷慢固貨欲罵，做傷緊害 in 固貨伊嘛欲罵，規工若新婦仔聽 in 差教。閣因為從來毋捌離開厝，足想厝 ê，逐工下班攏覲佇浴間仔哭。歇假轉去厝，共阿母投講我袂 giàn 讀矣，可能是毋甘我予人躡躅，阿母講：「隨在你啦，查某囡仔捌字會曉坐車就好矣，莫讀就莫讀，規氣綴我來做小工。」

結局我嘛無綴阿母去做小工，阿母佇街仔頭（崎峰村）共我引一間魚仔工場 ê 工課，我逐工騎鐵馬上下班。工場內底我上少年，頭家娘 ê 大漢後生俗我全年，因為功課無偌好所擺去讀五專。

我去無幾工，nah 鼻仔菊嘛來工場引工課，頭家娘看伊跤手猛掠，就共錄取矣。我毋敢和伊行傷倚，總是因為伊俗人生做無全，而且細漢 ê 時咻衫仔裾水 ê 記持加減閣佇咧，做工課 ê 時我會儘量閃伊。顛倒是伊足愛揣我，知影我是招弟仔 ê 囡仔，歡喜甲，直直講欲共我做媒人。伊蓋成袂記得細漢 ê 時共我驚著 ê 代誌，我嘛毋敢共伊講，這個記持就若死狗放水流，永遠莫閣提起矣啦。

彼年 ê 尾牙，五專開始咧歇寒矣，蹣學寮 ê 頭家仔因嘛轉來厝，看著我佇 in 兜作穡感覺真怪奇，共頭家娘講我 ê 代誌，結果第 2 工我就 hóng 叫去 in 兜 ê 樓仔頂教頭家娘 ê 查某囡數學，毋免閣去現場曝日副風倚規工。其實我嘛無啥物代誌通予 in 講，只是國中 ê 時，我 ê 作文袂 bái，功課嘛維持佇阮班 ê 前 5 名。

全款是工仔，我佇樓頂吹電風、咻涼 ê、教頭家娘 in 查某囡讀冊，就會使俗 nah 鼻仔菊 in 領全款 ê 薪水，毋過 nah 鼻仔菊俗遐 ê 歐巴桑蓋成攏袂 khîng-hun。Nah 鼻仔菊閣叫我愛較拚勢咧，頭家娘俗意我，無定著欲娶我做新婦，按呢另日仔我就是魚仔工場 ê 少奶奶，免驚無鱸魚絲通食。

我才 15 歲，㗎 ê 毋才欲遐早嫁，而且頭家 in 囝看起來誠軟汫，若真正做 in 兜 ê 新婦，我定著親像頭家娘按呢勞碌。頭家是一個逐工穿 seh-tsuh、梳海結仔頭，穿予咁哩咁哩四界樂陶 ê 人，講好聽是去接接生理，毋過若照歐巴桑講 ê，是去做「阿舍」。

「翁若勢，某就翹頭；某若才情，翁就清閒。雞母 tann 欲啼更，雞公當然放外外。」歐巴桑 in 擺講頭家娘就是傷過頭倖翁，才會家己做甲 tshia-puāh-píng。

工場有一个阿旺仔，生做真 bú-tún，逐工攏真早來，因為魚漿欲絞、欲 tshiau 無查埔人袂使 tsit，雖罔嘛有買一台機器咧絞，毋過客戶反應無好，只好用手工 ê。阿旺仔足愛該妙仔，雖然阮攏知影 in 某誠婧，伊嘛毋敢對阮烏白來，毋過彼支喙定定欲食阮查某囡仔 ê 豆腐，佇工場除了嫁過翁 ê 會和伊話山話水以外，阮無啥咧佒伊有 kau-lau。

阿菊仔上愛和伊拉嘻，in 毋但話山話水閣會話 lān 話 tsi，串講攏講「日時犁大坵 ê，暗時愛播細坵 ê」彼種黃色 ê，較老 ê 歐巴桑會罵阿菊仔三八、無正經，叫伊毋通歹鬼 tshuā 頭教歹囡仔大細，是講 in 2 个定欲佇工場跤來手去做 sán-khui，嘛無人有法 in。

有一擺我較早去工場，頭家娘叫我和阿旺仔去冰庫拖魚漿，冰庫是一間 10 坪大 ê 冷凍房，足冷 ê。彼站仔是寒人，我鼻仔會過敏，逐透早欲上班攏會掩喙罨，所擺入冰庫 ê 時我嘛是掩喙罨。阿旺仔問我透早欲來上班敢有掛口罩，我講：「有啊，欲創啥？」「無啦，我是咧想講你這馬哪會無愛『褪褲走』（脫口罩）」。頭起先我閣聽無，等到想有，伊就已經佇邊仔笑甲歪腰矣。

阿菊仔無感覺家己 bái，有可能是伊家己有身為查某人 ê 自信。講實在 ê，伊 ê 身材保持了真好，厝邊 ê 嬸仔、姆仔相揣坐 ê 時攏會講 nah 鼻仔菊是雞健仔身，生張雖罔無懸，毋閣「腰束、奶博、尻川 tīng 硌硌」，可能查埔人攏愛這款 ê。伊彼个老芋仔翁死了後伊無閣嫁，毋過煞親像「滴查某仔」四界咧佒人鬥，遮 ê 話攏是 uì 龍姆仔 in 遐聽來 ê。

國中 ê 時我捌問阿母啥物是「鉸刀爿」，阿母提剪布 ê 鉸刀共我解說，我閣問伊啥物是「鐵掃帚」伊才知影原來我已經大漢會曉承人話鬚矣，毋才無愛予遐 ê 愛講人是非 ê 歐巴桑來厝裡過家，驚講講遐 ê 五四三 ê 會予囡仔綴喙尾。

阿母雖罔無讀冊，猶算是真有女德 ê 查某人。伊共我講 nah 鼻仔菊 ê 身世真苦憐，嫁 2 个翁攏意外來死去，失頭 ê 查某人就咧苦憐矣，咱毋通學人生言造語，譬相人「鉸刀爿、鐵掃帚」。「也毋是我講 ê 啊，我攏嘛聽龍姆仔 in 講 ê。」「是啦，囡仔人有耳無喙，毋通學學遐 ê 有 ê 無 ê 啦！」

工場若欲趕貨 ê 時，我會予頭家娘叫去廠房顧瓦斯台，因為魚片仔曝焦愛過火烘予熟，1 台瓦斯台差不多兩公尺長，用文火沓沓仔烘較袂將魚片仔烘甲臭火焦。烘片仔 ê 時愛 1 个人佇頭前圓，1 个人倚 khong-pe-á 尾後收，這個時陣規工場內底攏是芳貢貢 ê 鱈魚絲芳味。無講恁毋知，這間魚仔工場其實就是佇台灣銷路真大 ê 「×× 鱈魚香絲」 ê 代工廠，所擺做出來 ê 鱈魚絲是真正 gió-toh--ê。

彼工加班做到 8 點外才下班，工場 ê 阿桑哀講對早起 7 點上班，倚甲一雙跤強欲掌腿，真正是忝甲會呼雞、袂歟火。我是趕緊欲轉去看電視，雄雄想著「回家，駛牛車；回去，挖飯庀」 ê 囡仔歌，就心適興那唸歌那牽跤踏車。阿菊仔聽著就共我講：「你後日仔毋好閣唸彼條歌矣。」「為啥物？彼是囡仔歌 neh。」「是囡仔歌無毋著啦，毋過彼是 put-sù 鬼 ê 查埔人咧 sòng-tī (創治) 查某囡仔 ê 歌，無正經 ê 啦！」

「為啥物？」我實在聽無阿菊 ê 意思。

「阿都『駛牛 sia (車)』、『挖飯庀』攏是人咧做『彼種工課』 ê 暗話啦！」伊講甲 thi-thi-thū-thū，我才意會過來。哪會按呢？遮 ê 大人有夠無聊。嘛好佳哉無予阿旺仔聽著，若無伊若問我「駛牛車」、「挖飯庀」 ê 代誌，我毋 to 見笑死去。

因為我罕得佇樓跤做現場工課，有一擺阿旺仔看我咧鬥拖帆布曝魚漿，就問我講：「若是你欲賣王梨，你會按怎叫人客？」「叫人客喔？敢毋是講『買王梨』？」「是啊，有夠巧 ê，愛講『買王梨～喔』 (欲 ong 來哦)！」伊才講煞，聽有 ê 歐巴桑攏那笑那罵：「你這個夭壽旺仔，連查某囡仔嬰你嘛欲創治喔！」

阿菊仔看我閤捎無頭總，親像欲替我解圍就講：「買王梨嘛愛看對象，sìn-sái（清彩）就會使『beh ong lâi』哦？」我予 in 笑甲足歹勢，毋知家己佗位講毋著。大漢了後才知影原來 he 摑是工作場所 ê 「性騷擾」，只不過佢彼个年代，逐家摺將查埔人這種喙脣皮仔 ê 消磨當做正常代。

過了年無偌久，感覺家己干焦讀到國中實在毋是辦法，同學招我去躡工場，講上班時間較正常嘛較有時間通讀冊，所以我就辭掉魚仔工場 ê 工課，另外行我家己 ê 人生路。

加工區佇前鎮，逐工阮摺愛坐交通車去工場，工場專門咧做亂鐘仔，內外銷摺有。我去躡 1 個月了後，有一早仔拄欲上交通車，就看著阿菊仔咧共我撈手，原來伊聽人講阮這間工場閤有欠人，嘛欲去引工課來做。伊 ê 面模仔恰人生做無全，檢采予人看著會驚煞無人欲恰伊坐，伊就順勢和我 kheh 做伙，去到工場我 tshuā 伊去課長室，無一下久就予人安排佇阮這班做 tìng 針仔 ê 工課。

因為阿母身體各樣無法度替我攢便當，逐中畫食飯 ê 時就予我真苦惱。早時六點半就愛上交通車，連紮便當 to 袂赴，佳哉加工區內底有袂少餐廳，為著欲省錢，我摺毋甘食自助餐。12 點歇畫，行去餐廳愛 5 分鐘，逐間餐廳摺實欖欖 ê 人，麵閣燒圓圓，我食物件蓋慢，見若食飽就摺 12 點 40 分矣，歇無十分鐘下晡班 ê 預備鈴就咧 giang 矣，所摺我摺毋知中畫應該按怎解決才好。

阿菊仔看我瘦閤薄板，就逐工替我攢一个便當提去炊。我想無伊為啥物欲對我遐呢好，伊講：「你是招弟仔 ê 因仔，招弟仔對我好，我嘛愛對你好。」

阿母自做蓮霧工了後定定喝遮疼、遐疼，嘛毋知有去看醫生無，見摺若叫伊愛去予醫生看，伊摺講：「哪有彼 lō 冗剩錢？恁喔，真正是食飯咁中央 ê。」

彼站阿爸較捷佇厝，毋過嘛定定聽伊和阿母咧冤家，阿母一直罵阿爸：「憲人毋才咧替人背書！Tann 這馬人 *làng-káng* 矣，你著替人揹負債，真正有夠癱頭！我看，你遮 ê 因攏去寄人飼好矣啦！若無賣賣咧去做人 ê 嫩，換錢來還負債，看你閤會遐有手無？憲人毋才咧共人連帶。」阿爸恬弱弱據在阿母罵，阮和阿兄攏驚甲毋敢出聲。

「背書 (puē-su)」是啥？讀冊 ê 時阮逐工攏嘛咧「背書」猶毋捌惹啥物費氣代，是按怎阿爸共人背書就予阿母唸甲若臭頭雞仔咧？總是大人 ê 代誌予大人去煩惱，阮只要會曉看人目色，莫佇烽火頭去惹阿母就好矣。其實我嘛希望會使轉去無憂無愁 ê 因仔時代，阿母 ê 性地無遐 *bái*，嘛袂定定和阿爸冤，閤較慘 ê 是無偌久，門喙邊予法院 *tah* 一張「魏 ××」倚名 ê 公文，講連帶 ê 債務若無還，厝會 *hōng* 查封。阮班長嘛姓魏，所攏我對伊 ê 印象無偌好，有一半是因為按呢 ê 關係。

工場有甲苯、乙醛、樹脂糊仔味，鼻久人會 *gōng*，所攏我攏和阿菊仔去 5 號餐廳 ê 涼亭邊食便當。這馬俗伊較熟矣，看伊彼个無鼻 ê 面埗嘛較袂驚，雖罔伊 ê 心理建設真強，毋過猶是有人會佇伊 ê 尻脊後指指撲撲。因為毋捌字，領材料 ê 時伊攏會 *hut* 毋著機型；而且伊嘛記袂牢零件 ê 代號，*tshiāng-tsāi* 咧予班長罵。所攏我會教伊揣家己上班 ê *khà-lòo*、教伊認亂鐘仔面枋 ê 英語標頭、幫伊修理 *tìng* 歹去 ê 針仔……。

食便當予阮有較濟 ê 時間開講，彼工我柱食飽將便當籃仔洗清氣欲還伊，伊佇涼亭邊仔挽足濟白色 ê 野花，詳細看就是以早藍清潭講 ê 「死人花」，我毋知阿菊仔有咧禁忌 *he* 無，總是人攏講伊「鉸刀爿」、「鐵掃帚」連繼剋死 2 个翁。我問伊挽花欲創啥？伊講欲薅轉去燃青草仔茶。

「燃青草仔茶？彼會食 *tsit* 呢？我聽人講彼是『死人花』，挽彼種花轉去，厝裡有人會死 *neh*……」

「無影啦，這叫做『瘠查某仔』，炕 *senn-sáu* 仔茶誠退火呢！」阿菊仔那講那挽，嘛無笑我是鼓井水雞，總是伊嘛加我遐濟歲，我袂使看貓 ê 無點。

「是按怎你哪會講『senn-sáu 仔茶』？」我想著第 1 擺伊去阮兜佢禾埕喝「Suà 太太」ê 往事。

「我嘛毋知，自細漢阮攏按呢講啊。阮以早躡佇台南將軍，遐 ê 人攏嘛按呢講，來遮了後才知影阮講 ê 話佢恁無啥相全，毋過就改袂過來哩。」

原來是按呢哦，我掠做伊是因為無鼻致使講話落風才會佶人無全咧，原來伊毋是刁工欲講：「我欲去 sài-sî-á 買 âng-sái 轉去 sá-sài。」為著伊無全 ê 腔口佇阮庄製造真濟笑談，人笑伊可能是「平埔仔」，串講攏是佶人無全 ê 話。以早若講人是「平埔仔」加減有供體、副洗人 ê 意思佇咧，其實就是咧笑人「生番」、「傀儡仔」。

「阮將軍遐足散 ê，因為鹽地無啥通種作，少年家攏 sut-guā（出外）趁食，規家口仔若欲靠做鹽 tsiah-sîng（食穿）會枵死，足細漢我就送予人做新婦仔，16 歲會曉矣就佶阮阿兄揀作堆 …」彼工伊一直共我講 in 故鄉 ê 代誌，嘛是到 hín 我才知影原來阿母講 ê 「nah 鼻仔菊 ê 身世真苦憐」是有影 ê 代誌。

可能是因為我無棄嫌伊閤定定暗暗仔幫忙伊，有一工拜六欲下班 ê 時伊招我隔轉工去 in 厥 tshit 退。自從阿春搬厥了後我就毋捌閤行倚眷村遐，阿菊 in 眷村 ê 厥攏用竹籬仔圍做一戶一戶，對這爿會使看對彼爿，隔壁咧摃囡仔、食飯、洗衫仔褲攏看現現。彼工伊包水餃請我食，伊佶老芋仔有生一對，查埔 ê 國小 4 年，查某 ê 2 年，攏生做真古錐。

水餃 ê 外形足成元寶，外省人較有咧食。因為內底包肉佶菜毋是普通人會使定定食 ê，阿菊哪會為著我專工包水餃咧？等到阮包好、媒好 ê 時閤來 1 个人客，開喙嘛是 inn-inn-ònn-ònn ê 外省腔。聽起來是國語毋過閤有淡薄仔成客話，腔真重，所擺伊講啥我攏聽無，顛倒是阿菊仔真厲害，毋捌字 ê 人閤和伊講甲 lù-lù 叫。原來這個張先生是廣東梅嶺 ê 人，所以才會有客人腔，看伊佇阿菊仔 in 呶熟門熟路，有可能是 in 門陣 ê ê 款。人講「寡婦門前是非多」，傍著老芋仔翁 ê 撫卹金俗免費 ê 宿舍四界佶人門 ê 間仔話又閤佇耳空邊轉踅。

食飽畫，in 囤提相簿仔咧共我品，講這張是 in 去八卦山翕 ê，彼張是 in 佇台南秋茂園翕 ê。彼个張先生恰阿菊仔是有講有笑，人講「嫡 bái 無 tè 比，愛著較慘死」，閣講「廣東目鏡，在人俗目」真正無毋著，毋知 ê 人會掠準這是和樂美滿 ê 一家口仔。

縛 2 支頭毛尾仔 ê 妹妹提一張已經轉黃 ê 黑白相片予我看，講：「這是我媽媽」。相片內底 ê 人足少年 ê，半長短仔 ê 頭毛有過電，面涉頂懸 ê 鼻龍足劍 ê，喙角翹翹若親像含一蕊開佇春天 ê 芳花全款，喙脣頂面一粒喙珠仔現現現。這個美女就是阿菊仔喔？莫怪伊 ê 語言能力遐爾強。人攏講：「喙脣一粒珠，相罵毋捌輸」平平無讀冊，阿母仙學就學袂曉「出彳戶曰」；這個阿菊仔除了會共「ㄔ」講做「ㄈ」以外，伊有法度恰老芋仔翁溝通，嘛聽有這個廣東客 ê 外省腔，伊 ê 鼻若閣佇咧，其實嘛是一個真嫡 ê 查某人。

自去 in 呑食水餃了後，伊就共我當做家己人，啥物就會共我講。路尾伊才共我承認，伊決定欲和張先生結婚，彼工是專工叫張先生去予我看 ê，會使閣揣著幸福 ê 第三春，我是真心祝福伊。

「我 ê 鼻是予阮阿兄用刀仔 liô 落來 ê。」彼工伊毋知想著 nih，雄雄共我講這個伊掩崁真久 ê 秘密。我聽了，驚一下目睭展甲大大大，喙仔開開開。

「恰阿兄揀做堆了後，因為我生做袂 bái，厚 sai-gî (猜疑) ê 阿兄驚我予人拐去，逐日烏白花，我若恰查埔人講話伊就會懷疑我討契兄，路尾就已經到精神失常 ê 地步矣。我一直毋敢生，驚囡仔 uân-nā 會 sin-siūnn (親像) 阿兄按呢 nōo--sín nōo-sín，就 suē (揣) 藉口無愛恰伊睺，結局煞予伊愈惶疑，終其尾掠狂矣，有一暝趁我睺當落眠，提剖豬 ê 刀仔 uì 我 ê 鼻仔割落來。」看著阿菊血獅獅 ê 面，in 阿兄嘛驚著，走去林投樹跤家己吊胆自殺。

哪會遮悲哀？翁死矣，無鼻矣，生活猶原愛過。養母仔對伊無諒解，以早 ê 人智識無遐懸，毋知這種「桃花癲」其實是精神病 ê 一種，若無適當 ê 治療，病人嚴重 ê 時會聽著有人佇耳空邊講話，嘛會掠準有人欲害伊，而且閣會看著一寡仔有 ê 無 ê，所擺定予庄跤人當做是卡著陰，其實「桃花癲」就是這馬人咧講 ê 「躁鬱症」啦。

「彼年老芋仔 ê 部隊去佇阮庄駐防，養母仔共我責予伊，因為阿兄定定講我伶人烏白來，意外發生了後，養母仔無愛予人知影 in 困著痼病 ê 代誌，規氣講我是致著梅毒才會共一个鼻仔蛀了了。」

「彼个老芋仔對我真好，毋過好人無好報，誰料會著伊路尾嘛予痼 ê 用 sìng (銃) tuānn 死？」阿菊仔目箍紅紅，害我煞毋知欲按怎共安慰。

人講婧人無婧命，變 bái 了後伊 ê 運命嘛無變甲偌好，到這陣我才知影原來 he 就是為啥物伊會予人講燒花、鉸刀爿、鐵掃帚 ê 原因。

我捌問阿母彼種「死人花」哪會叫做「痼查某仔」？阿母講因為伊 ê 草仔子有刺勾，會牢佇人 ê 褲跤抑是狗仔毛頂懸，這本底就是伊生淡 ê 方式，毋過一四界共人糊就若親像欲死賴人 ê 痼查某全款。到甲我大漢才知影原來「痼查某仔」ê 學名叫做「大花咸豐草」，嘛有人叫伊「鬼針草」，是一種規年過天攏會生 ê 菊科草本植物。佇寒人別種花攏焦蒿去矣，干焦伊照常開花提供尾蛺仔、蜂、胡蠅遐 ê 蟲豸有花蜜通 suh。中醫會提伊做藥材，聽講有清肝、利尿、解毒、降火氣 ê 功效。

以早厝邊遐 ê 歐巴桑講阿菊仔就親像「痼查某仔」看著查埔人就欲糊，一定是對伊有誤會。這馬我相信阿母所講 ê：「一枝草，一點露，天無絕人之路。阿菊仔是 khip-sì 命，以早伊啉遐濟苦湯，這馬換伊出頭天矣。」阿母閣講論歲阿菊比伊較細，比我較大，我袂使叫人「阿菊仔」愛叫伊「阿菊姨」，想想咧嘛著，毋捌伊 ê 人會使 uì 伊 ê 外表叫伊「nah 鼻仔菊」，今這馬我知影伊悲慘 ê 身世俗毋向命運認輸 ê 意志，我應該尊稱伊一聲「阿菊姨」毋才著。

因為阿母破病開足濟錢，我無愛予阿爸 in 閣為著我 ê 學費來操煩，決定欲去讀高職 ê 建教班。新生訓練了 ê 彼一暗，我當咧款隔轉工欲去工場 ê 行李，厝裡彼隻「黑帝」一直吠，原來是阿菊姨仔來揣，阿母捧茶予伊啉，伊一直共阿母呵咾我是一个足捌代誌 ê 因仔。原來伊是來相辭 ê，張先生 ê 部隊欲移防，伊欲綴伊去。去佗位？機密咧，連伊嘛毋知。

阿菊姨仔搬走了後，就毋捌閭聽人咧學伊 ê 「關廟腔」，講彼个：「我欲去 sài-sì 仔買 âng-sài」ê 笑談矣。

作 者 感 言

1997 年，bat 參加過「寫作函授班」，逐禮拜 ài 寄 1 篇 6000 字 ê 小說去台北 hōo 指導老師改，這篇文章就是彼陣寫 ê，不而過用 ê 是華語。指導老師是 1 ê 外省作家，bē 慣勢我 kháp-bē-tiōh 用「老芋仔」、「傀儡仔」這種用詞，更加 bē 俗意我 m̄-tsiānn 華語 m̄-tsiānn 台語 ê 鄉土寫實手路。Kā 改做台語了後，才知影原來 tse 才是「伊」ê 歸屬，語言就是生活，語言就是文化，寫作語言用 m̄-tiōh 去，文章 ê 精神就走精去 ah 。

林美麗

屏東縣復興、仁愛國民小學 本土語言支援教師

